

忘了自己长啥样



脸对于化妆师而言就是涂鸦的那面墙。我一看见她手里的睫毛夹心里就开始哆嗦，回回都能夹住点肉，简直就跟拿订书器往眼皮上按似的。我本能往后躲，化妆师一把扣住我的天灵盖：“别动！”稀疏的睫毛做天真状，马上一根根扬起了头。然后她拿出四扇假睫毛，我开始恐慌：“您是要把我弄成洋娃娃吗？”化妆师平静地说：“都贴上眼皮，显得浓密。”瞬间，我的眼睛上竖起一片森林。

平时眨眼是感觉不到的，因为幅度轻盈，自打贴上四扇长睫毛，每睁一次眼仿佛发现一次新世界，这叫费劲。光有睫毛不行，又在我宽大的双眼皮里放了胶条，立刻有了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效果。再画完眼影和眼线，我的心灵之窗仿佛俩黑窟窿，都找不着白眼球了。化妆师特别满意：“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真有未来感。”

我闭着眼，忽然听旁边人说：“您能把她化得亲切点吗？”啪啦，我就把眼帘撩开了，镜子里一张咖啡脸，古天乐似的，比不化妆的时候能黑出不少色号。化妆师很随和地边抹边说：“我本来想把她化得深沉点儿。那我化成轻松愉快型吧。”本以为我得洗把脸才能过渡到“轻松愉快”呢，刚要起身，她又一把扣住我的天灵盖“别动”。打开一盒胭脂，在我脸上这通抹，马上出现一双红脸蛋，弄得我都羞涩了。

我问：“太红了吧？”化妆师沉稳地迟疑了半分钟才回答：“别急，还得抹呢。”

由于我总发出声音，化妆师最后主动问“您有什么要求”，这时候提要求还有用吗，但我还是坚定地说：“您能把我化瘦点儿吗？”化妆师笑了：“当然能，给您多打阴影。”从圆脸变尖脸，合着就是使劲给轮廓外抹黑。当我起身，把眼睛凑到镜子前，看到满脸络腮胡子似的，下巴就开始黑。我正嘀咕，化妆师说：“观众远，看不清哪对哪。”她闷头收拾东西，观众难道在她心里都瞎吗？

在电梯里，遇见个小伙子，一看我浓妆艳抹，特别懂事地说：“您是唱民歌的演员吧？”我当时都没想出话来接。

这么多年以来，不停地有各种场合需要化妆，我也逐渐适应了角色要求。我几乎成了化妆师的代言人，一个人一个手法，我的模样也百转千回。我妈把我每次化完妆的照片得存一张，怕认不出来。前几天，我把洗脸之前的照片发在家人的微信群里，我妈居然问：“你发的这人长得跟演员似的，是出版社的吧？”

我人生第一次化妆是结婚那天，平时戴眼镜，化完妆一般就不让戴了，那天时间又特别紧张，化妆师描完最后一笔，我赶紧上车。等我走进饭馆的时候，看见我爸已经跟一些亲戚站在厅里聊天。我被催促着去换衣服，从我爸身边经过的时候，他侧头看了我一眼，跟旁边亲戚说：“赶今天这日子结婚的真不少，合着在这家饭馆里还有别人办喜事。”这都是亲爹妈吗？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有思想准备了，只要化完妆，没什么人能认得出我。iPhone8都得扔。

我不喜欢化妆，第一因为描眉打脸之后卸妆太难了，对于我这种平时往脸上擦点水就算美容的人，洗完一盆黑水，发现脸上居然还剩一层油，拿洗衣服的肥皂都搓不下去；第二是因为我不会化妆，更没那些瓶瓶罐罐，估计不化还像个人，自己一上手，能让鬼都吓一跳。可是，往往事与愿违，总有些场合要求必须化妆。每天早晨得多照照镜子，记住自己最真实的那张脸。

(王小柔)



天气忒冷，棉衣不够。
何以御寒？唯有长肉。

老树画画



哈哈一笑

爱干净

老公慢悠悠地说：“想必我是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了。”我震惊：“你爱干净？开什么玩笑！”

老公：“爱一样东西，不一定非要得到它。其实越是得不到，内心就越是热爱呀。”



饮酒

酒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。它无孔不入。忧愁要它，欢乐也要它；孤独要它，群体也要它；天气好了要它，风霜雨雪也要它；爱情要它，失恋也要它；诞生要它，死亡也要它；恶人要它，善人也要它；有文化的要它，大老粗也爱它。

喝不喝酒是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……我和大多数人都不喝酒，我们欣赏喝酒，与喝酒的人为友，我们这帮人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，是不喝酒的拥酒派，算不得是野兽派。

酒，我很欣赏，可惜喝一口就醉。在酒朋友旁边醺得面红耳赤倒是常有的事。但是，我能体会到“酒”是很妙的东西。

(黄永玉)

驾校报名

表姐脾气爆，欺负表姐夫多年。今早不知为何又开骂了，表姐夫终于爆发：忍你很久了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被骂的滋味。说完，拿着表姐的证件到驾校给她报了名。

真爱

媳妇问我：什么是真爱？
我：真爱就是，我不嫌你丑，你不嫌我瞎。
媳妇：看老娘不打死你！

暖男

晚上9点，心仪的妹子跟我说：“家里没wifi，想去你家蹭网下载个东西。”

平时宅习惯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，赶紧求助，网友告诉我：要做暖男，天这么冷，姑娘一个人出来不安全，给妹子充话费，让她用流量下载。

我觉得靠谱，拿起手机给妹子发了个红包。

吃夜宵

晚上去吃夜宵，旁边一个胖妹子叫了一盘牛肉面，正准备开吃，突然一个男子出现在胖妹子面前，一手把面端开了。

胖妹子一下愣住了：“老公，你不是睡了吗？”

男子板着脸：“就知道你会溜出来偷吃，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？”

丑树

石缝间，生长着一棵畸形的树，奇丑无比，人们称它为“丑树”。但前来参观“丑树”的人却络绎不绝，人们站在“丑树”前，争相与“丑树”一起合影留念。

一天，一个孩子也来参观“丑树”，觉得不可理解：一棵“丑树”，怎么有那么多人欣赏它、喜欢它呢？人们这不是在欣赏丑、喜欢丑吗？而一位老人告诉孩子说，人们欣赏的、喜欢的，并不是“丑树”的丑，而是“丑树”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，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长的生命力。



孩子看着“丑树”，透过“丑树”奇丑无比的外形，似乎看到了“丑树”一种美的意志和力量。